

草木散记

错失了蒿与芥菜的这个早春

何频

年年开春闹春，除了普天同乐的灯节元宵节，河南还有三大地域性的节日别开生面。它们一个接一个，接龙滚绣球似的，一路欢腾到春深清明时分。

开头是大年初一至二日，浚县大伾山庙会，满满一个正月，一天不隔。这是北中原兼跨南太行，豫鲁晋冀交界地带的一大民俗活动。此地两山夹一街，在大佛和碧霞元君奶奶庙门前，大街上的表演一场接一场，元宵节的社火是最高潮——耍狮子走高跷，背阁抬阁，招式高古，花样繁多，“大盘子荆芥”大场面，丝毫不逊色于谭维维唱助力的陕甘社火。接着龙抬头，二月二开始，淮阳祭人祖又是一个月，人山人海，八方齐汇，这里是豫中豫东和皖北人的盛大节日。来人先为伏羲氏上香，分头再到伏羲、女娲祠祭拜，途中太昊陵的大殿前有个“子孙宫”，乃一块大石头透着一个瘦而漏的拐弯窟窿，女人经过，都要伸长胳膊朝里猛掏一把，据说求子有求必应。

这两处庙会求子色彩浓。街边与广场上，望不到头的摆摊人卖吃食要货，皆卖泥画彩的“泥咕咕”斑鸠和手工缝制的布老虎，生殖崇拜的寓意十分明显。是啊，庙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干活种庄稼，劳动力必须，人丁兴旺是最好的大众彩头了。末了是三月三祭轩辕——新郑举行祭黄帝大典。老话说“小燕不过三月三”，准当这几天燕子乘风而来，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”。一岁农事大忙之大幕就拉开了！

朋友周里骤然热说汪曾祺。原来，今年是汪先生百年纪念。线上浏览过熟人的文章，我觉得不过瘾，又顺手取下他的《五味：汪曾祺谈散文 32 篇》来看，重读《故乡的野菜》《故乡的食物》，其中对应我窗下的蔓草有枸杞。汪先生说：“枸杞到处都有……春天，冒出嫩叶，即枸杞头。枸杞头是容易采到的，偶尔也有近城的乡村的孩子们采了，放在竹篮里叫卖：‘枸杞头来！……’枸杞头可下油盐炒食；或用开水焯了，切碎，加香油、酱油、醋，凉拌了枸杞头。那滋味，也只能说‘极清香’。春天吃枸杞头，云可以清火，如北方人吃莴苣菜一样。”

汪先生他是不了解我们这边的出产，郑州这厢，包括黄河两岸甚至全河南省，哪里都有枸杞的，不止是苦菜莴苣菜。枸杞不择地乱生，河南人吃它，叫它甜菜芽。原本冬枯春绿，绿得早，和柳树同步发芽来着，因为枸杞在地面上更接地气，故而比柳稍绿得更快更急。这些年好了，气候变暖，树下和院子里，昏昏晃晃，枸杞与南方草木接轨，也成了常青平常青了。枸杞比茵陈白蒿、面条棵芥菜慢半拍，早于柳絮与香椿。枸杞叶子大了稠了，焯水凉拌固然不错，可为了及早尝鲜，掐少许嫩叶直接炒鸡蛋也不错。因为是 3 月 5 日，苦楝树上的枸杞，像一条条吐着绿色信子的小蛇似的，我采茶一般下手，剥它的嫩芽弄了一小捧，我也舍不得用滚水焯，直接下挂面吃了。这早春的甜菜芽太小太嫩了，和别的调和掺杂一起，“极清香”不成，它的味道被夺了——我的败笔！

既然汪先生谈吃开了头，那就继续吧。翻《山家清供》，赫然有“忘忧斋”——

嵇康云：“合欢羹，盖草忘忧。”崔豹《古今注》则曰：“丹棘，又名鹿葱。”春采苗，汤淪。以醢、酱作为齏，或燥以肉。何处顺率六合时多食此，毋乃以边事未宁，而忧未忘耶？因赞之曰：“春日载阳，采葢于堂。天下乐兮，其忧乃忘。”

院子里樱桃桃花下，金针菜的嫩苗郁郁葱葱似玉米苗大小。因为避疫，人在

院子里散步似放风，我得以仔仔细细观察一地的花草。早春的绿草，雅称“绿遍池塘草”，的跨年而绿的繁缕、野苣荬、菊花苗以外，开花赏花的鸢尾马蔺草和萱草，也是早绿的植物。以前我忽略了萱草金针菜的嫩苗出生早，这时自然要一尝其味。如法炮制了，因为肥嫩，竟然和初夏啤酒，就着凉调的新鲜黄花菜味道近似。

“忘忧斋”之后，《山家清供》接着的一条是“脆琅玕”——

蒿苣去弃皮，寸切。淪以沸汤，捣姜、盐、糖、熟油、酢拌渍之，颇甘脆。杜甫种此，二旬不甲辨，且叹君子晚得微禄，坎坷不进，犹芝兰困荆杞。以是知诗人非为口腹之奉，实有感而作也。

和枸杞演变为常绿一样，郑州种菜种莴苣菜，自然越冬也成功了。这时获得一根沉甸甸胖大带绿叶的莴苣，我家吃法是，嫩茎剥皮了切丝而炒肉丝、豆干。难得其叶片宽大碧绿，其叶梗叶脉硬而略良，味则偏苦，如生菜之苦，莴苣菜苦菜之苦，凉拌食之正宜。

正常生活忽然掉了链子，人像猛地一下困在了电梯里一样，感觉极惶恐。即将逝去的这个早春，我没吃上面条棵、茵陈白蒿和芥菜芥苣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嫩苗金针未能使我忘忧，食苣之苦，又启示我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实实在在的在了的。

本次新冠肺炎疫情，究竟为何发生而泛滥？除了野生动物与病毒之源的猜测，人与自然的问题涵盖面甚宽。聚焦这一点，这次，我又集中回看了一遍美国跨学科科学家和当代思想家贾雷德·戴蒙德的书，其“人类大历史三部曲”：《第三种黑猩猩：人类的身世与未来》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：人类社会的命运》和《崩溃：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》。最后一本，他用五大要素来解释史上各种类型的社会崩溃原因——生态破坏、气候变暖、强邻在侧、友邦援助的减少和社会如何回应。这现实性太强了，仿佛就是对着这个错失了蒿与芥菜的早春，悲情万分的早春说的。人啊人！不说的，仅仅是新世纪开头这 20 年，我们经过了多少意想不到的曲折和灾难？总不能每次祸从天降，方觉后悔莫及。

食苣之清苦，引人反思。戴蒙德在其《第三种黑猩猩》有专门一章：“农业：福兮祸之倚”。接下来，在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：人类社会的命运》里，他展开论述，论起粮食生产——石器时代先人由采集狩猎转为种植和养殖，问题出现了。因为种植，有了富余口粮，社会分工而出现农民和国王、抄写人，所以，枪炮、病菌和钢铁肇始于此。后面还有一章“牲畜的致命礼物：病菌的演化”。作者说：

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……因此，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，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。（请想一想艾滋病吧，那是一种传播速度非常快的人类疾病，似乎是从非洲野生动物体内一种病毒演化而来。）

由于人类活动加剧，引起气候持续暖化是其一；平顾得意时，海吃海喝，野味猎奇是其一；万物之冠，人类中心，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，在这种由来已久的观念影响下，对天地没有敬畏，任性而为，是其一。林林总总，诸多教训，不可能因这“忘忧斋”而遗忘。

2020年3月15日于甘草居

笔会

雨后

(油画)

周正



聆听冒效鲁先生“讲课”

章洁思

年前，一本装帧厚重的大书送到我的手边，原来是复旦新出的“复旦百年经典文库”之一，冒效鲁先生的大作《屠格涅夫论 漫话英雄——托尔斯泰 浅淡屠格涅夫 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》。书是我的老同事、好友冒怀科女士嘱出版社给我快递过来的，她是冒效鲁先生的女儿，也是该书的整理者。

少年时代因罹患重病被锁病榻，我从此沉迷于书本。当屠格涅夫那如花似锦的《猎人笔记》呈现眼前时，我仿佛自己就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：俄罗斯的森林、蜿蜒的小河、高远的蓝天、陡峭的独木桥、门前带廊的木屋……曾经怎样牵动着我的心！然后是《罗亭》《贵族之家》《父与子》《烟》《前夜》……记得那一次在整理书架时见到一本陈旧的《不幸的少女》，我坐在地上一口气读完，伴随着青春的泪水。再说到托尔斯泰，那煌煌四本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读完还嫌不够。历史的长卷撼动着我的心，书中的人物令我浮想联翩，尤其是拥有一颗金心的彼埃尔。还有那本《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》，

是父亲去世前专门从书架上拿给我读的，那时我才十五岁。我经常琢磨父亲当时把这本书递给我的意思，至今仍觉得是一个谜……唉，父亲离世已一个甲子之久，我仍然那么想念着他！

青春是美丽的，纵使生命中遭遇如此磨难，读伟大的文学作品，我仍然获得了前行的力量。那段日子是难以忘怀的。今天，翻开冒先生的这本大书，一眼望见那么多旧时的书本朋友重现眼前，心中顿生无限惊喜。又读他的《知非杂记》，得知前辈早年的经历，深感余生也晚，没能亲自赶上听他的授课。但这本大书却补偿了我的遗憾，它再现了效鲁先生的讲课风采，令我仿佛又坐进课堂，聆听先生的教授。

多少年了，能聆听前辈的讲课是多么幸福之事。以前，只是钟情俄罗斯文学，从没有系统地学过，今天读效鲁先生的《屠格涅夫论》，听他的完整叙述，对作品的分析，尤其是对作品的分析，包括时代背景，以及关于俄罗斯语言的那段阐述：“在文学语言的形和发展上，屠格涅夫继承了普希金的事业，

形成俄罗斯语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复杂和准确，明白和悦耳，简洁和有力——屠格涅夫的语言，至今仍觉得是一个谜……唉，父亲离世已一个甲子之久，我仍然那么想念着他！

我的好友冒怀科，是冒效鲁先生的长女。名“怀科”，就是怀念莫斯科的意思。

她出生于 1930 年代，其时她的父亲在莫斯科出任我国驻苏大使馆外交官。她那时虽然年幼，但还记得当时来往的父辈朋友，那些叔叔伯伯们。我曾听她多次提起戈宝权先生，说她父亲当年外交官期间，“戈宝权那时二十多岁，爱书成癖，常在父母面前朗诵普希金的诗，常陪父亲和耿济之到旧书店淘购俄国文学书籍。父亲说，那时买书要爬到天花板下的书架搜寻，有时又要趴在地上在书架底层搜罗，……莫斯科天寒地冻，他们常抱着两大包书潜行，以防跌倒，颇有点‘牛借力’的意味，恨不得有谁拉一把。戈先生是牛年生人，父亲

只好借他一臂之力了。”（冒怀科：本书前言）这些叙述仿佛一幅栩栩的画卷，印刻在我脑中难以磨灭——年轻的爱书之人啊！

说起来，戈先生也是我父亲的朋友，记得 1994 年我的父亲去世三十五周年时，我与母亲同去北京出席父亲的纪念会，曾经去看望当时住在东四罗圈 11 号北楼的戈宝权先生。他住在最高一层，与卞之琳先生相邻。当时戈先生已病在床上，但他的夫人梁丕兰知我腿脚不便，执意下楼来接我，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如今在此书中还读到效鲁先生在莫斯科期间还接待了许多我国名人，有徐悲鸿、梅兰芳等。尤其是她对梅兰芳先生，冒先生不但担任他的生活翻译，还为其演出做了许多工作，贡献可谓大焉！这些往事一一道来，让我看到前辈不凡的经历及人格。

至于冒先生对古诗文的造诣，早在前几年读他的《叔子诗稿》时就已钦佩在心。效鲁先生与钱锺书先生经常以诗唱和，交谊深厚，钱先生甚至在《围城》中塑造了以效鲁先生为原型的人物。此刻，我轻抚手边这本大书，深知其中承载着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的部分心血，亦承载着其后代对父辈的无以言说的爱。过往的岁月不会再来，那个时代的求知、友谊等等也很难再寻觅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虽未赶上那个时代，却能在读书中获得冒先生的指教，一边读书，一边仿佛听见他朗朗的吟诵从远处传来，何等神奇！

感谢冒效鲁先生，感谢您的“讲课”！

说「格佞」

刘摩诃

情。故有貌愿而益，有长若不肖，有顺覆而达，有坚而纆，有缓而悍。故其就义若渴者，其去义若热。”简直不阿强贵的人，未必不阿比强贵更强者。

仍看《宋书》郑氏本传。东晋末，有数年刘裕、刘毅二雄争强的局面。郑鲜之的“性刚直，不阿强贵”，所指的是他“尽心高祖，独不屈意于毅”，甚至弹劾外甥刘毅。后来某次二刘搏捕，刘裕险胜，“鲜之大喜，徒跣绕床大叫，声相相续”。纵然盲瞽之人也能了然，此乃投身于刘裕阵营，为其尽心效力而已，何尝不是真正的刚直不阿。至于在刘裕坐前“言无所隐，时人甚惮焉”，定是讲他人的不好，而不是刘裕的不好，否则忌憚的就应该是刘寄奴，而不是什么“时人”。

可见，郑鲜之是三国华歆这类人物的嫡系传人，外饰清节，而内怀华荣。以谄媚为逢迎，人主收获的只是短暂而雷同的快感；以刚直为逢迎，则如榴莲，以刚强多刺为外壳，以软糯“香浓”为内心。当然，前者人人可效法，后者权衡轻重，拿捏分寸，需要的功力非常人所能企及。

比如劝谏二次北伐，就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合作“表演”。刘裕北伐攻克关中，稳固统治的措施一毫都没展开，执掌朝政的心腹刘穆之突然去世，他担心朝中生乱，急急回军，留在关中的是几个矛盾对立的大将和名为统帅的十二次子刘真。于是自相残杀在前，赫连勃勃的攻击在后，转眼间土崩瓦解，关中父老目中再无汉官仪可睹。这当然是刘裕的责任，更是他的耻辱。二次北伐，看来势在必行。只是当时情形，有必出兵之势，也有必不可出兵之势，前者为面子，后者为里子。盖当初克定长安，刘裕已“受相国、宋公、九锡之命”，按照魏晋以来禅让的惯例，篡位的进程已经由暗转明，大戏正式开锣。这时北伐，弊大于利。其一，有内部生乱的可能性。其二，北伐胜利犹可，如果失败，禅让之事必生变故。为了面子，刘裕要盛怒作北伐貌，而真正体己

的大臣应该极力劝阻。第一个劝谏的是亲信谢晦。一个人当然不够，再说谢晦还太年轻，威望稍欠。哪一个重臣能体会刘裕的苦衷？郑鲜之。他上了一道在情在理的表，但言江南诸州局势未宁，不宜远行。稍后刘真平安归来的消息传来，刘裕便顺势下坡，再不提北伐之事，开始全心全意为刘宋的建立准备起来。清人黄恩彤在《鉴评别录》卷二六（清光绪三十一年家塾刻本）中说：“裕之刻日北伐，特示威于众耳。明知关中不可复得，得之亦必不能守，且志在篡夺，亦无暇他及。即微鲜之言，义真竟不获免，亦必不出师也。”黄氏官至广东巡抚，宦情练达，所以言谈微中。

南朝的很多高门世族子弟，是不大会用心体察皇帝心思的，其命运也多不堪。而郑鲜之家族唯家中枯骨足可做人，父祖辈则备员之官，不足语权要。正是这样的人物，才会对刘裕以揣以摩，务求洞察入微。刘裕仰慕名士风流，人所共知。他附庸风雅，参与清谈，大家让着他，他却未必真高兴。盖刘裕英察之人，自尊心也强，他自知水平不够，却谈无对手，那不是诸人不想与谈又是什麼。只有郑鲜之，虽不以谈著名，却尽心尽力，相与辩难，这才是轻视刘裕，且真正帮他提高的做法，所以刘裕有时也会羞愧，内心却领了这份情。

相反，后来梁武帝萧衍与沈约比赛背诵关于粟的典故，“与约各疏所忆，少帝三事”。这时真的必须让着皇帝。萧衍本来是名士，一生文人自居，他和沈约的比赛是文人之间的竞争。沈约智及相让，却盛气不能平，于是出而宣言：“此公护前，不让即死。”（《梁书》卷十三《沈约传》）这下肯定要倒霉了。让与不让，要体察君主心思而行之，总之要准确找到对方痒处，使其大受用，方得佞中三昧。《韩非子·二柄》有云：“人主好贤，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。”王夫之《诗广传》卷三亦云：“三代而下，有爱天子者乎？吾不得而见之矣。汲黯之诚，情未决也；魏征之媚，机未忘也。天子曰：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。是附其所自显者而已矣。”古人自有能窥破其中奥妙者。如此说来，称郑鲜之为“格佞”，可谓肖其面目矣。想来当时高目标者，必是善清谈又达人情的高手。

史书释词，不但要通训诂，还需体察人情，而细味史笔，又岂易言哉。

史书释词，不但要通训诂，还需体察人情，而细味史笔，又岂易言哉。

史书释词，不但要通训诂，还需体察人情，而细味史笔，又岂易言哉。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如何是深求？则当细察鲜之一生行事，看看这位老先生究竟是不佞，还是不佞之佞。《宋书》说他“性刚直，不阿强贵”，又说“为人通率焉”，似乎并非佞人。只是《庄子·列御寇》中曾有深达人心之语：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于知天。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